

◎王肇宇 著

难走

红尘路



从童年到青年，一直
到我自己也做了父
亲，多少个夜晚，我
一直在冥冥中祈求上
苍保佑那个漂泊异乡
的孤独可怜的老人；
四十多年了，我一直
在等待着、盼望着、
祈祷着，我相信父亲
总有一天会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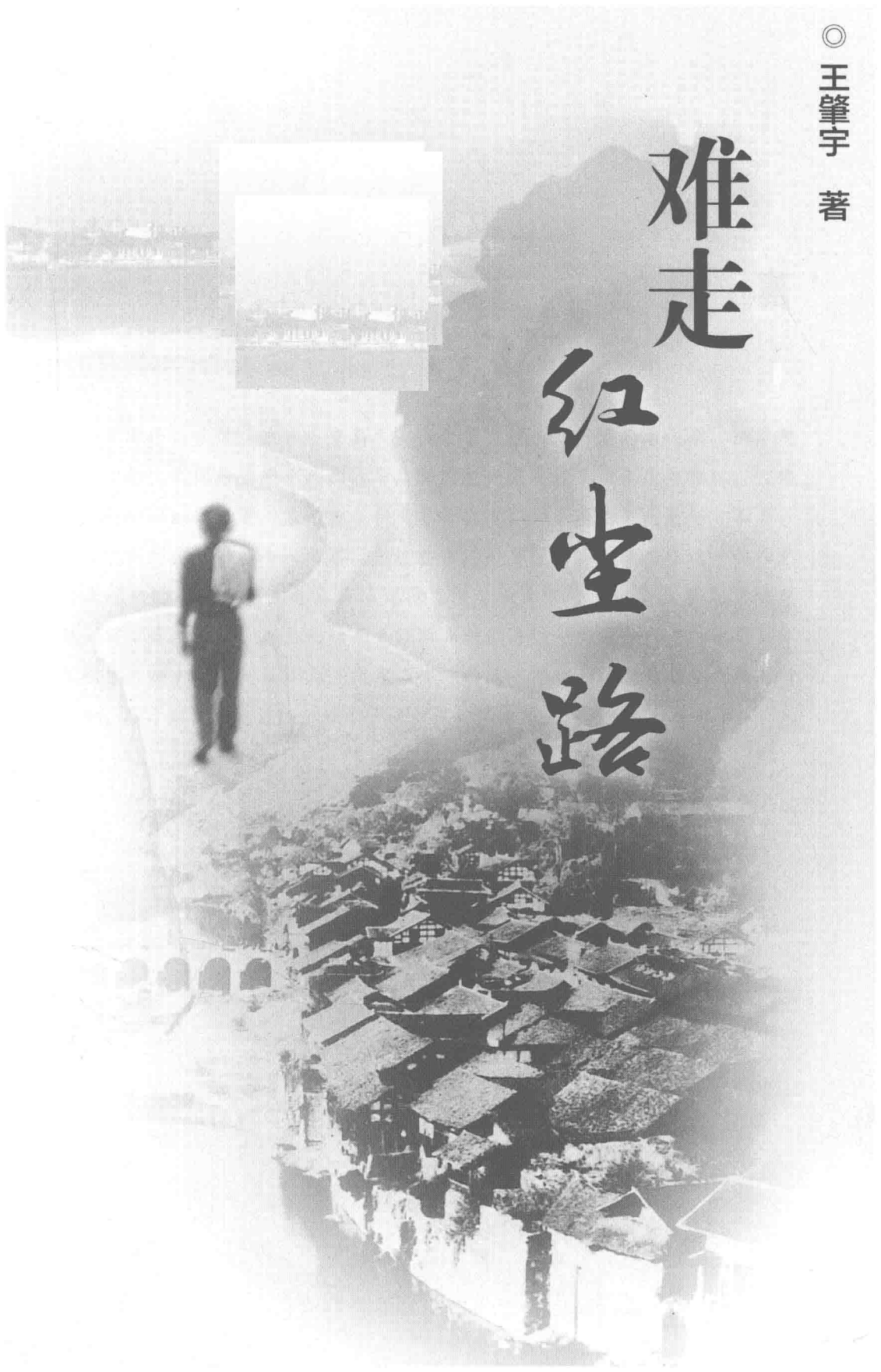
——父亲却始终
没有归来……



◎ 王肇宇 著

难走

红尘路



序 言

没有什么家谱，更非庙堂高人，似乎不应该来写所谓的回忆录，但毕竟已过古稀，又经历了两个政权，与共和国也一道走过了六十几个春秋，作为语文教师和编辑记者一辈子都在和文字打交道，许多事情又总是挥之不去；虽说想写的多是一些个人之事，但这些事情所呈现的不仅是自己这一代人怎样走过来的历程，而且也真实地记录反映了六十几年来社会发展变迁的原貌。写下这段历史，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告诉年青的一代，对他们如何认识这段历史，如何认识上一代人所走过的这一段艰辛的漫长之路或许有所帮助。鉴于此，考虑许久，终于下决心提起笔来写下这《难走红尘路》。

二零一三年五月

难走红尘路

二〇一三、五、廿一

从童年到青年，一直到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多少个夜晚，我一直
在冥冥中祈求上苍保佑那个漂泊异乡的孤独可怜的老人；

谨以此書献给父母親在天之灵

四十多年了，我一直在等待着、盼望着、祈祷着，
我相信父亲总有一天会归来！

——父亲却始终没有归来……

目 录

序 言.....	1
家 世.....	1
◎父亲：刻骨铭心之痛	1
◎母亲：无尽的思念	9
◎兄弟姐妹：十指连心	16
◎亲戚：亲到贫时不算亲	25
童年·少年.....	29
◎家徒四壁 四处迁栖	29
◎童年趣事	32
◎开始学挣钱	36
◎从书中寻找知识和快乐	38
学生时代.....	44
◎小学时光 三民小学~~兴义黄草一小 ...	44
◎中学阶段 贵阳初中~~贵阳五中（高中） ...	50

◎大学岁月 师专两年	58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66
◎走进名牌重点中学	66
◎短暂的小教生涯	70
◎筹办一所郊区中学	72
◎到厂区中学去	79
陪母亲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88
◎心急如焚：漫漫戈壁祁连路	88
◎归心似箭：回家的路更难走	95
◎四处求医治母	99
◎肝肠寸断 倾泪永别	106
苦涩而稚嫩的初恋.....	113
◎是“友情”还是“恋情”？	113
◎相逢何必曾相识	122
天涯何处无芳草.....	135
◎万里姻缘一线牵	135
◎魂牵梦绕天山情	146

◎难为人父	155
◎根之半在东海之滨	165
接受“文革”之洗礼.....	172
◎“站队”之痛	172
◎见到了毛主席	177
◎卷入派性斗争漩涡	182
◎国殇：哭周总理	187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
◎走进贵阳晚报社	195
◎也当了一回广播人	201
◎这是块锻炼人的阵地	206
◎惦记老省长和两位市领导	214
满目青山夕照明.....	224
◎登上大学讲坛	224
◎读书上网看世界	226
◎醉情于名山大川	228
◎音乐和运动令我终身快乐	236
◎天伦之乐	241

附 「‘红尘’之外说‘红尘’」

引 言	249
从“做人”说起	250
也说“交友”	252
顺境和逆境	254
性格与命运	256
信念和信仰	258
读书体味点滴	261
◎青少年时期要炼好“童子功”	261
◎先“博”后“约”是正道	263
◎读一些历史和哲学书笈	263
◎注意“读写记”的结合	265
后 记	266

家 世

◎父亲：刻骨铭心之痛

父亲和母亲小声讲了几句话后即跟着那位营长走了，其时我们兄妹几个只是木然地望着父亲，与还抱着不到两岁的妹妹眼泪汪汪的母亲一道目送着慢慢远去的父亲的背影——

未想到时隔六十五年那天与父亲的一别竟然是永远的一别……

王家是中国的大姓，要查清楚王氏家族几千年来子孙后代的族系情况是很难的。父亲是四川省蓬溪县人，父亲这一辈是“德”字辈，我们这一辈属“肇”字辈。应该说老家可能会有一本族谱的，至今是否存在那就不好说。我也曾经去查过四川南充蓬溪（蓬溪原属南充管辖）王姓家族的族谱，但没有查到我家的有关资料，再查下去我想不会有什么结果外更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写下的关于对父亲的一些回忆，是根据我幼小时候对他的一些记忆及母亲大姐和一些长辈断断续续的回忆讲述而写成的。父亲为生计关系长期奔波在外，在家的时



我的父亲王国安

日不是很多的，再说也没有很高的文化，也就不可能把他的家世用文字留给后人。我的曾祖高祖以上的先辈是达官贵人或是凡夫俗子是什么状况我一概不清楚，但我的祖父及父亲的一生情况却是清清楚楚的。

父亲是四川省蓬溪县大石桥王家坝人，姓王，字德義，名國安。祖父王兰亭，一个贫苦的农民。据说自幼在家帮父亲一起种田，很能干，也能吃苦；后来学做小生意，晚年开了个小茶馆。父亲与母亲成家以后，祖父曾来过贵阳，同来者还有幺叔王德信，但住的时间不很久就回四川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过。我们兄弟姐妹见过祖父和幺叔的只有大姐和二姐；大姐尚有记忆，二姐因其时年纪尚幼，记忆已经模糊了。母亲从未去过四川老家，父亲到经常回去看望祖父及兄弟姐妹。一段时间，我们家境尚可时，也经常寄钱给祖父。祖母早逝，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亲几乎没提及过老人家，加之母亲未见过祖母，所以关于祖母也就没有什么记忆留给我们了。

父亲上面是姐姐，下面是三个弟弟；就男性而言，他自然就是家里的长子了。因为这样，祖父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尽管贫穷，祖父还是送父亲读了两年私塾，后又读完了高小。

父亲毛笔字也写得不错，在当地人眼里也就算得上是粗通文墨的人了。从谋今后的生计及发展考虑，祖父送父亲到成都的一家中药店当学徒，寄希望于父亲在中药店里干过十年八年通过自学及师付指点成为一名中医，但事与愿违，祖父的希望很快就如肥皂泡样破灭。父亲到药店以后本来的身份是学徒，结果这个来学徒的小伙子却变成了老板家的“小伙计”了；带小孩、倒痰盂罐、采购食物，等等，完全变成做家务的勤杂工了。父亲不甘于老板娘的虐待，在药店不到一年时间走了。离开药店后父亲和一个本家兄弟一起去学汽车（修车开车），一干就是几年，在车行还结识了从自贡来的师弟毛铁桥。本事学成后父亲和这位师弟一起从四川来到了贵州，从此开始了自己与汽车打交道的一生，并在贵阳娶妻生子安下了家。

父亲生于一九零七年，属“羊”，一九三零年初由成都来到贵阳，经人介绍很快就与母亲认识并结婚。父亲一生中的某些经历说起来有些传奇色

彩。有贵州地方志可考，父亲等一批汽车司机来贵州时正值军阀王家烈和周西城等混战，川黔公路的某些路段尚未修好，汽车连同父亲这批老司机都是车行老板请人用滑竿抬着到贵阳来的，来的时候还在贵阳跑马场开车表演，贵阳市民人山人海的去看，真是盛况空前。三十年代初，军阀周西城当政时期，曾在大街上贴出告示：“汽车如老虎，莫走当中路，若还压死了，死去无告处。”此也印证了贵阳开始出现汽车这种现代化工具时的情况。

汽车在当时比较偏僻落后的贵州交通中占有特殊地位，所以刚到贵州时，由于汽车比较少，驾驶员这个行当是挺吃香赚钱也较快的。父亲手上积攒了一些钱后就与亲友合伙买了一辆拉货的汽车，挂了块“裕民车行”的牌子；父亲自己开车，招了个徒弟，请了两个人修车，车行很快就运作起来。同时，父亲还在大西门附近开了个盐米铺，请了个账房先生协助母亲经营。于是从农村贫苦农民家庭走出来的父亲，在艰难的摸爬打滚中终于变成了一个从商的老板了。

母亲是包办婚姻，结婚不久丈夫被路过贵州的云南兵抓壮丁给抓走了。大姐是遗腹女，母亲是带着三岁的大姐来嫁给父亲的。父亲视大姐如己出，爱如掌上明珠，给大姐取名肇玉，乳名“长风”。自父亲车行生意做起来以后，我家的日子慢慢好过起来。大姐以下，母亲又生了一子（即大哥）乳名“鹤云”，二姐肇萍乳名“淑英”，哥哥肇云，乳名“林林”，小哥“小康”。父亲虽然辛苦一些，但那几年我们家算过了点比较像样的日子，在同是小康人家的亲戚中也算是小小的风光了一阵子。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时候，随便你怎样努力拼搏，天总会有不测风云，很多事情都会很快变化甚至瞬息万变，让你始料不及无法应对。

川黔滇黔公路相继开通。尽管公路的质量较差，有“七十二道拐”和“二十四道拐”之说，但与过去的人挑马驮相比，也算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车行慢慢多起来了，大鱼吃小鱼，激烈的竞争之下，“裕民车行”即显摇摇欲坠之势。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家倒霉之事很快就发生了。先是父

亲开车自云南返回过二十四道拐时翻车跌断了肋骨，住医院数月之后才恢复；接着父亲的徒弟开车撞伤了一个国民党营长的儿子，父亲被送进监狱去了。营长趁机也敲诈一把。为使父亲早日出狱，车行那辆唯一的汽车卖掉了，除了合伙人拿走的一部份钱外，剩余的钱款凑合只够打点那位营长及监狱之事了。而时不运转，看我家倒霉，小商店后来被账房先生把店里为数不多的钱财也捲走跑了，商店亦即不复存在了。一系列的变故，使我家由小康从此堕入赤贫再没翻过身来。而这段时间，父亲的师弟毛铁桥一路走来却顺风顺雨，到贵阳解放前夕，毛已是贵州最大的汽车老板；解放后毛把汽车捐献给国家成了开明资本家任省工商联主席，后任省政协副主席。

“裕民”车行倒垮以后，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四处找工作，替老板开车打工。由于工作不稳定，也就不时失业在家。母亲也就开始帮人洗衣做针线活等赚点小钱补贴家用。从此，我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当时汽车这个行当跑长途车比短途车收入多。其时正值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在缅甸方向，中美协同抗日，国民党十万军队陆续派往缅甸，美国也派出了空军，协同国民党空军与日本人作战；为了多赚点钱，父亲仍然给老板开车，但这次开的是从贵州拉“货”到云南边境的长途车了，而这拉的“货”却是前线急需的军火。风险自然是很大的，但听说这军火是运去打日本人的，而且开的工资也较高，父亲就欣然不计后果愿承担这种风险了。

可不久就发生了件事，一下子我家几乎又堕入了万劫不复深渊。原来父亲他们的车子把货送到中缅边境以后，返回途中，日本人的飞机把畹町桥炸断了。日本人从云南撤退时，汽车被日本人劫去不说，父亲和不少难民被日本军队掳去做劳工了。自那以后家里再也没有收到关于父亲的任何消息，母亲整天只是以泪洗面。

几个月过去了，母亲绝望了。俗话说：“男子属‘羊’闹洋洋，女子属‘羊’守空房”。母亲与父亲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属“羊”，这下母亲就只好相信父亲的“失踪”是命运的安排。母亲于是给父亲烧了“纸钱”，并在家设了灵位祭奠一翻，相信父亲真可能是在战乱中亡故了。母亲的遭遇也

得到了亲戚街坊邻里的同情，大家都以为母亲的命苦，都为我们家的遭遇厄惋叹息。

这事过去几个月之后，突然，我们家又发生了一起震动街坊邻里的事。原来，某一天，一个寒酸且抬着疲惫步伐的人向我家走来，把刚要出门的母亲吓了一跳；是神灵在作弄人还是父亲真的回家来了，过了好一阵子母亲才突然反应过来，看清来人果然是父亲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扑在父亲的怀里。平静下来以后，进得屋里，喝了几口茶以后父亲才把事情的前龙去脉经过情形详细地告诉母亲。原来父亲被日本人抓去以后，一直被日本人强迫修路修工事作苦工。一段时间以后，因受不了劳役之苦，冒着极大的危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逃跑了。跑了几天一一直在山里靠野果野菜充饥，最后才找到一户农户人家收留。没想到进到这户人家后父亲即患了一场病，亏得这家无儿无女的老夫妻很喜欢父亲，也算父亲福大命大遇到了好人，在这家老夫妻的精心关照调理下，父亲的病才慢慢养好了。父亲身体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为了报答两位老人的恩情，父亲帮他们干了很多农活，并把房子重新作了翻修。一段时间下来双方的感情更加深了，两位老人想认父亲为义子并把父亲留下；父亲即把家里的情况如实的告诉他们了，两位老人得知父亲已成家且贵阳已有一家子儿女，也就不再坚持挽留，父亲就依依不舍地辞别两位老人走了。



父亲入伍时影



永恒的怀念

母亲听完父亲的陈述后，看见父亲那消瘦苍老许多的面孔又是高兴又是心疼，但不管怎样，父亲总算又活着回来了，我们一家总算又团圆了。自此，父亲又开始他的经常失业打短工的日子，我们家仍然陷入极贫境地；不过，我们一家深深的感到，哪怕再苦一家人的团聚总比分离要幸福啊！

一九四零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就是在我家最穷困的时候我出生了，而此前不久大哥“鹤云”和小哥“小康”已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而此时我们的国家大半壁江山也被日寇占领，大批的难民从江浙皖、从胡广等省拥入贵州拥入贵阳；贵阳也未幸免，之前日本鬼子的飞机也曾飞来炸过贵阳，正新街南门桥一带被炸成一片残垣断壁。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积极抵抗政策，日本鬼子长驱直入直打到贵阳的独山；而一九四三年，就在这家国危难之时，生不逢时的妹妹姗姗出生了。由于连年的战争，军队的牺牲很大，兵员也缺额很大；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军为美空军部队运输的一支车队招驾驶员和修理工，父亲因一直经常失业在家，家里日子也越来越艰难，所以就不计一切去报了名。父亲当时本已四十岁了，已超过了对方所规定的年龄，惟恐不被录取，就隐瞒了两岁，虚报为三十八岁被取录。父亲有较稳定的收入后，我们家生活状况即有所改变；但此前我的小妹姗姗也因肺炎无钱未及时医治而夭折，而一九四六年我的最小的妹妹却出生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侵华战争以可耻失败而告终，但内战又开始，不过两年以后国民党很快就处于败势。一九四八年初，父亲驻守云南的部队接到转移去台湾的命令，父亲闻询后即请了几天假先行回到贵阳。母亲得知此情况后坚决劝说父亲不要回去，亲友也劝说父亲先找个地方躲避一下风头，待事情过去以后先做些小生意或打零工混段时间再谋生路。母亲和亲友的话亦曾促使父亲犹豫，但他也想过，不去麻，做生意也要向别人借钱，以后没钱还别人咋办？而且父亲的性格是不到了万不得已时不愿意向别人伸手求援的，特别是一些有钱而势利的亲友，他不愿意去看别人的脸色；同时他亦害怕，躲过初一恐难躲过十五，如果逃脱不成，这一家老小受株连咋办？这样自己也就给自己壮胆安慰：自己一生命大，过去被日本人抓过不也逃回来了吗；过去在乌江也曾碰见

过红军战士，同行的朋友听说有红军泗水过江来了都开车跑了，而红军递烟给他抽，还友好的闲聊了解情况后才分手——不过，父亲还是作了不去台的准备，反正自己假期到了以后也不回部队了，就呆在家里听之任之，最好部队路过贵阳时不会有人找上门来，自己也就留下不走了。

父亲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没有几天，父亲所在部队从云南沾益驻地开到贵阳来了。此时我已八岁，我至今仍记得。那天，一位腰插手枪的军官模样的人带着似为当兵模样的人来到我家。来人看上去对父亲很客气。父亲沉着脸和他们说了一阵话后即给母亲介绍说来人是他们营长，然后小声和母亲讲了几句话后即跟着那位营长走了。其时我们姐弟几个只是木然的望着父亲，与还抱着不到两岁的妹妹眼泪汪汪的母亲一道目送着慢慢远去的父亲的背影；于今时隔六十五年，未想到那天与父亲的一别竟是永远的一别！……

父亲走了，八岁的我已知道父亲是被逼着随部队到一个名叫台湾的岛上去了。因为据母亲说，父亲临走前告诉她压力特大，不去是不行的；但她放心，他很快就会设法回来的。父亲没有失言，到台湾后即经常给我们来信。最后一封信大概是一九四九年七、八月份吧，父亲告诉我们他正在准备从香港这边绕道回来，同时随信还给家里从银行寄了一笔钱来。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每天都坐在菜油灯下谈着父亲，想念父亲，盼着父亲回来，可是灯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一直到贵阳解放，再也没有收到父亲的任何消息；而父亲寄来的那笔寄希望于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生活的款子因银行破产取回来时已成为缩水几十倍的不值钱的钱了。

解放了，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家和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一样政治上翻身了，但生活仍处于贫困中，只能靠母亲卖菜赚点小钱及已出嫁的大姐姐夫不时的帮助勉强度日。以后二姐和哥哥去参加了解放军，但一直到部队改薪给制后我们家生活才开始好转；而此时的母亲也终因长期的劳累及思念父亲而倒下。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九日母亲终因患病而离开了我们——那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

母亲走了，作为儿女，我们姐弟五人对父亲的思念更甚，对父亲的牵

挂从未断过。我们总相信父亲会回来的，因为母亲的坟莹在等着他来奠祭，儿孙们都在等着他回来团聚。尽管海峡两岸的坚冰不知何时才能打破，但我们寻找父亲的想法一刻也未断过。——机会来了。一九七六年，我的一个朋友到香港去了，临行前我把有关父亲的一些资料交给他，拜托他去香港后请台湾那边亲友打探一下父亲的消息；结果十多年过去了，这位朋友不知是何原因到港以后即未和国内友人联系。但另一个机会又来了，一位到香港探亲的朋友与其失散多年从台湾过来的弟弟相聚，我又把父亲的有关资料交给朋友拜托其兄弟在台湾打探寻找。不久讯息反馈过来。朋友的弟弟直接由台给我来信并附上在台《中国时报》和《中央日报》两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为我所刊登的“寻父启事”给我，但告知“启事”登报已几周都没有消息。我想台湾就这么个大的地方找个人竟这么难，是否有其他的一些未知的复杂情况？看来只有待台湾回归以后亲自去台一趟了——以上情况均发生在香港未回归祖国和台湾未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之前。

事情未按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越是这样对父亲的思念愈甚。咿呀学语的两个孩子都读小学了，当孩子们问及爷爷时，我的心里总是会涌上一种被针扎似的疼；从童年到青年到中年，几十年的思念，这是一种别人难以理解的刻骨铭心之痛啊！但我和我的兄妹们没有灰心，我们仍然等待着，希望着……

一九八七年，台湾蒋经国当局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的消息传来；两三年以后，大姐夫与他在台湾的两个弟弟联系上了。姐夫和姐姐当即把父亲的有关资料寄去，姐夫的弟弟是一家媒体的总编，其工作的性质和社会关系决定这件事应该是不难办到了，我和我的兄妹们兴奋地、急切地等待着台湾那边传来父亲的好消息。

不久，即一九九二年的某一天，此时我已从学校调去贵阳晚报社。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编稿，办公室也就我一人，我突然发现大姐和外甥女爱琳出现在我面前。大姐表情凝重，好像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她突地见面即说：“父亲‘走’了，老四（姐夫弟弟）的信来了。”说着即递给我一封信

和一堆资料。大姐的话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的心似乎突然遭到什么重击了一下似的，感到万分疼痛但一时说不出话来；一会，眼泪就止不住的哗哗的流了出来。大姐和外甥女也跟着流下了眼泪。过一阵子，我尽力克制自己，打开信笺一看，上面写着：“…王伯父退休后就养于荣民之家，后患肝病在宜兰荣民医院就医不治於一九八三年农历二月十九日病故，后按王伯父遗嘱交待由荣家安排土葬。”随信寄来的资料里还有一份父亲遗嘱，大意是要求“走”后土葬，拜托同志朋友协助荣家办理，特别交待请朋友给他买一个纸做的回大陆的“身份证”——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一次止不住的又流下来。父亲临‘走’前还在想着回家，回来好与分离几十年的妻儿团聚，我们几十年来不也是天天在盼着父亲回来一家人团聚吗？而盼了几十年的结果却是这样，这怎不会不令人悲痛欲绝？大姐把信和资料交给我后含泪走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反复地看着大姐递来的信，看着父亲的亲笔遗嘱上写着“返乡身份证”那几个字，眼泪就一直不停地流着——童年时父亲带我玩耍，教我用毛笔写字，父亲最后离家母亲抱着妹妹流着泪送他时的那情景，还有许多年前我们一家在菜油灯下挑着灯蕊看着灯花思念父亲的情景又涌上我的心头；我木讷地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流着眼泪，最终扑在写字台上止不住的抽泣……

◎母亲：无尽的思念

一直到父亲被逼离家赴台音讯渺无后，母亲仍以其瘦弱之躯独自地肩负着父亲走后所留给她的重担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的跋涉……

中曹司是离贵阳市区八、九公里外的一个小镇，贵阳市的母亲河南明河即从上游方向经此流入城里。中曹司依山傍水，旁有大寨、刘家寨、簸箕寨等村寨簇拥。大寨是其中最大的村落，村后山上终年绿茵，寨旁河水清澈见底，还有一块肥沃的很大的壩子。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中曹司的风景是很秀